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記纂淵海卷九十九 一百

詳校官中書臣佘日煥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朱學瀛

記纂淵海卷九十九

宋 潘自牧 撰

水族部

龍

經乾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九五飛龍在天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時乘六龍以御天　雲從龍　龍戰于野其血玄黄　震為龍易　龍以為畜　故魚鮪不淰記　鄭大水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

為禜焉子產不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左傳

子龍被五色而遊故神欲小則如蠶蠋欲大則極天地欲上則淩雲欲沉則伏泉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水則神立失水則神廢管子

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曰帝以今

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色黑不可以北墨子曰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丙丁殺赤龍於南方庚辛殺白龍於西方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用子言則禁天下之行也墨子

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伎成而無所用其巧也

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淵得千金之珠其父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莊子

夫龍可狎

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嬰之則殺人韓子龍舉而景雲屬 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之奉也淮南子山中辰日稱雨師者龍也抱朴子史黄帝得土徳黄龍見夏得木徳青龍止於郊 夏后氏之衰有二神龍止於帝庭而言曰余襃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徙去之留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蔵之吉史記惠帝二年丙龍見蘭陵人家井中 文帝十五年黄龍見成紀漢書葛陂竹杖化龍見竹書類 龍見武庫井中百官將賀

劉毅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沫至周幽王禍釁乃發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　陸機嘗餉張華鮓華曰此龍肉也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　雷煥之子渡延平津腰間劍躍入水化為龍晉書　劉穆之嘗夢與高祖俱泛海俯視船下見有二白龍挾舡既而至一山峯崿聳秀林樹繁密意甚悅之沈約宋書　梁江陵城壕中有龍騰出煥爛五色球躍入雲南史　大象中滎州有黑龍見與赤龍鬭於汴

水之側黑龍死　褚無量好學臨平湖中有龍鬬里閭就觀之無量時年十三讀書宴然不動（唐書）太和二年五龍會於密州次第而至五方之色具焉（後周書）

傳記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為之長（大戴禮）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　龍未昇天曰蟠龍（說文）太皞有景龍之瑞故以龍紀官　黃帝采首山銅鑄鼎荆山下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帝王世紀）禹南濟江黃龍負舟禹笑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奈何憂于龍

龍弭首而逝呂氏春秋禹誅防風氏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括地圖昔夏后啓夢乘龍飛以登于天臯陶占之曰吉歸藏明夷卦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地貴畜也豫且宋國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說苑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以為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

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遂而還走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真者也（劉向新序）宋王對楚王曰神龍朝發崑崙之墟暮宿於孟諸超騰雲漢之表婉轉四瀆之裏夫尺澤之鯢豈能料江海之大哉（先賢傳）漢和帝元年有一青龍墮於宮中帝命烹之賜群臣龍羮各一杯故李尤七命曰味兼龍炙（述異記）陶侃嘗捕魚得一織梭還挂於壁有頃雷雨梭變成赤龍而去（異苑）世言乘龍苦於行雨而雷神捕之　洛中有祠穴曾有誤墜其中行數里

漸明見有宮殿人物又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食之後出以問張華華曰大羊名曰癡龍北瑣

孫思邈隱居終南山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凡七日縮水數尺池龍化為老人求救于思邈思邈謂曰我知昆明池有仙方三十首留傳與子子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吝有頃捧方而至思邈曰爾第還無慮自是池水忽漲溢岸數日胡僧羞恚而死雜俎

集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韓文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墮地有光暴然被緅裘白紋之裏首步搖之冠貴游少年駭且悅之稍

狎焉女頩爾怒曰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即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翛翛也因取裘反之化為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柳文

本朝神物生天擾可騎如何孔甲但能羈當時若更無劉累龍意茫然豈得知　山腰石有千年澗石眼泉無

一日乾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在此中蟠 王介甫

魚

經包有魚无咎不利賓包无魚起凶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易 淮夷蠙珠暨魚書 魴魚赬尾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食魚必河之鯉 魚麗于罶 南有嘉魚 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有莘其尾依于其蒲 魚躍于淵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

鰋鯉（詩）獻人辨魚物為鱻薨（周禮）稾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 孟春魚上冰獺祭魚 季春薦鮪于寢廟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禮記）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 劉子曰微禹吾其魚乎（左傳）

子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孟子）魚不可脫於淵（老子）川廣者魚大（文子）八

坛之北有溟海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列子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惠子與莊子遊于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　莊子見車轍中有鮒魚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莊子曰待我激西江之水而逆子鮒魚曰

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莊子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邦皆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曰夫唯嗜魚固不受也韓子水濁則魚噞　水積而魚聚　使水濁者魚撓之月虧則魚腦減　宋君亡其珠池魚為之殫　畜池魚者必去猵獺　爭魚者濡淮南子史武王白魚入舟見祥瑞類陳勝吳廣舉大計以丹書帛曰陳勝王置所罾魚腹中使買魚見書漢書羊續為南陽太守府丞嘗獻其生魚續懸之於庭後漢書王延性仁孝繼

母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延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寸躍出冰上延取以進母 吳隱之為廣州刺史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隱之罰而黜焉晉書 明帝幸華林園天淵池白魚躍入御舟沈約宋書 王固嘗聘魏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網罟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梁書 陸政性至孝其母好食魚後宅忽有泉出而魚遂得以供膳北史 太宗觀書于西宮見魚躍焉問其故漁者曰此當乳也於是中網而止唐書

傳記魚有力者徽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爾雅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之思欲棄之糞壤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而受埽地祭之家語楚人有獻魚於楚王者曰今日獲魚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可惜故來獻之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王曰漁者仁人也蓋聞廪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内多貧乏之民漁者知之其以喻寡人也於是乃遣使恤鰥寡楚國

賴之（新序）葛玄見賣大魚者謂曰暫煩此魚到河伯處魚主曰魚已死玄曰無苦乃以丹書紙内魚口中擲水中有頃魚還擲上岸得書（神仙傳）吳王江行食膾有餘棄於江中流化而為魚今江中有名吳王膾餘魚者猶作膾形（博物志）

魚復溪中有魚其頭似羊豐肉少骨美於餘魚

扶南國有鮮巴魚頭如馬首伺人入水便來為害（水經）

瀛洲有洞淵廣千里有魚身長千丈（拾遺錄）武陽小魚大如針號一斤千頭蜀人以為醬（廣志）彭蠡之濱以魚食犬

城門失火禍及池中魚俗説池中魚人姓字居近城門城失火延及其家非也謹按百家書宋城門失火因汲池中水以沃之魚悉露死喻惡之滋并中傷重謹也

論衡

集彼尋常之汙瀆兮何以容吞舟之魚横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夫螻蟻

賈誼

沛乎如巨魚之縱大壑

王褒

北溟有巨魚身長數千里仰噴三山雪横吞百川水憑陵隨海運烜赫因風起吾觀摩天飛九萬方未已　魯國一杯

水難容橫海鱗李白　潛鱗輸駭浪　紫鱗衝岸躍　水深魚極樂　潛波想巨魚　白魚如切玉　泉出巨魚長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鱗　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沾水族風俗當園蔬　魚知丙穴由來美杜詩　輕浪參差魚動鏡　羣鱗沸池羹　沉細抽潛腥韓詩　澗急驚鱗奔　沉景照文鱗　每憶纖鱗遊尺澤柳詩　香餌見來須閉口大江歸去好藏身盤渦峻激多傾覆莫學長鯨擬害人白居易

本朝火鬐錦鬣鱗雪霜紅眼照曜珠夜光若無鯤鮞與蝦蚪安見品格非尋常劉貢父　秋水澄清見髮毛錦鱗行處水紋搖岸邊人影驚還去時向綠荷深處跳　溪鱗佳味自可愛　何異鱣魴爭尺水巨魚先已化風雷六一集　江水深成窟潛魚大似犀赤鱗如琥珀老枕勝琉璃　三年京國厭藜蒿長羨淮魚壓楚糟東坡　偶思煖老庖玄鯽公遣霜鱗貫柳來山谷　寧容網目漏吞舟　誰能烹鮮作苛碎后山

河豚

傳記河豚有毒以蘆根及橄欖等解之肝有大毒又名䂐魚䂐魚吹肚魚也本草

本朝河之魚有豚其名者遊於橋間而觸其柱怒其柱之觸己也則張頰植鬛怒腹而浮於水飛鳶過而攫之磔其腹而食之因遊而觸物不知罪己妄肆其忿至於磔腹而死悲夫東坡集

歐公謂河豚出於暮春食柳絮而肥殆不然今浙人食河豚於上元前江陰㝡先得方出

時一尾直千錢二月後一尾纔百錢耳柳絮時人已不食謂之班子或言腹中生蟲故惡之石林詩話東坡詩云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此正是二月景致是時河豚已盛矣欲上之語似乎未穩漁隱叢話經筵官會資善堂東坡盛稱河豚之美吕元明問其味曰直那一死聞見錄河豚盛氣善怒每伏水底必設網于上故以物就而觸之彼將奮怒而上遂為所獲吳人目其腹腴為西施乳藝苑雌黃春洲生

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時實不數魚蝦東坡　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庖煎苟失所入喉為鏌鋣梅聖俞　非鱗亦非介芒刺皮如蝟觀形固可憎況復論腸胃曾南豐

烏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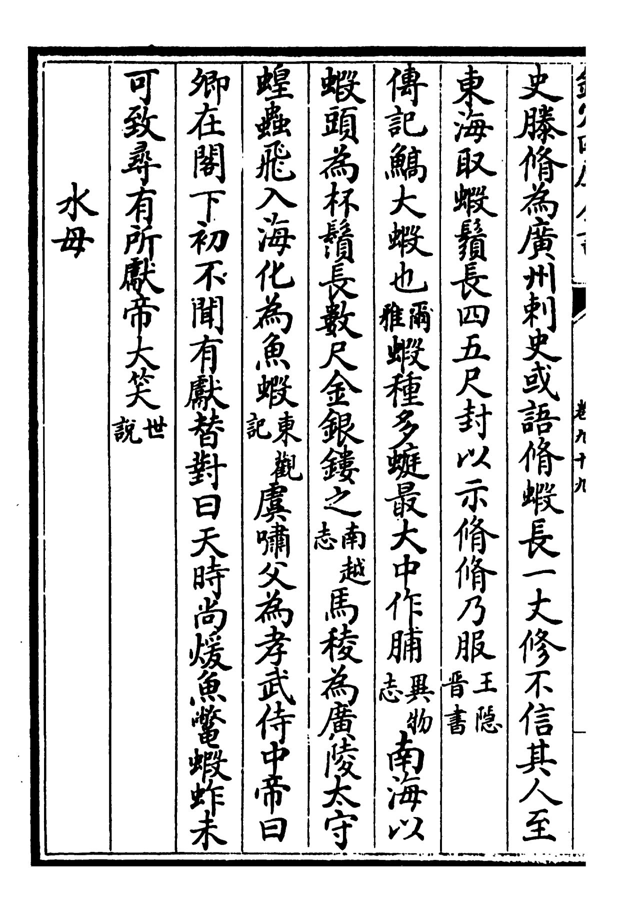
傳記世謂烏賊懐墨而知禮故俗云是海若用事小吏或曰性嗜烏常暴水上飛烏過謂其已死便往啄之乃捲取烏故謂烏賊南越記　海人言昔秦王東遊棄筭袋於海化為此魚形如筭袋兩帶極長　烏賊舊名河伯度事

一名從事小吏江東人取其墨書契以脫人財踰年字消惟空紙耳　舊說烏賊有矴遇風則虬前一鬚下矴一名纜魚風波稍急即以其鬚粘石為纜（雜俎）

本朝海之魚有烏賊其名者呴水而水烏懼物之窺已也則呴水以自蔽海烏知其魚而攫之嗚呼徒知自蔽以求全不知滅迹以杜疑哀哉（東坡集）

腹膏為飯囊鬲冐貯飲墨出沒上下波厭飫吳越食（梅聖俞）

蝦



史滕脩為廣州刺史或語脩蝦長一丈修不信其人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五尺封以示脩脩乃服王隱晉書傳記鰝大蝦也爾雅蝦種多蜓最大中作脯異物志南海以蝦頭為杯鬚長數尺金銀鏤之南越志馬稜為廣陵太守蝗蟲飛入海化為魚蝦東觀記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曰卿在閤下初不聞有獻替對曰天時尚煖魚鼈蝦鮓未可致尋有所獻帝大笑世說

水母

傳記東海有物狀如凝血名曰水母無頭目所處則衆蝦附之博物志水母如羊胃可生切食廣志廣州謂之水母閩人謂之蛇其形乃渾然凝結一物有淡紫色者腹下有物如懸絮俗謂之足而無口眼常有數十蝦寄腹下咂食其涎浮泛水上捕者或遇之即歘然而没蓋蝦有所見耳嶺表錄異

龜

經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或益之十朋之龜　天生

神物聖人則之　離為龜易　昆命于元龜　九江納錫大龜　寧王遺我大寶龜書　爰契我龜　我龜既厭詩　鼈人秋獻龜魚　龜人掌六龜之屬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周禮　季秋登龜　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　龜為前列先知也　青黑緑者天子之寶龜也禮記　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　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為信與僭僭吉

會曰僂句不余欺也左傳　龜青純公羊傳　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論語

子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而不能免刳腸之患　龜曳尾塗中莊子　龜三千歲蜉蝣不過三日以蜉蝣而為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淮南子　千載靈龜人言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　山中巳日稱時君者龜也　郗倫少時行獵墮空冢中見大龜張口吞氣乃試隨龜所為遂

不復饑抱朴子

史褚先生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各有文在腹下　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千歲老人死後移牀龜尚生能行氣導引史記　永嘉元年有玉龜出於灞水　苻堅末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堅命太卜池

養之及死藏其骨於太廟是夜廟丞高厲夢龜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須命秦庭又有人夢於厲曰龜三千六百歲終必妖興亡國之象也晉書永明閒唐潛獻青毛神龜一頭南齊書武帝章皇后母嘗遇道士以小龜遺已光彩五色及朞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陳書開皇中掖廷每夜有人來挑宮人宮人抽刀斫之其物落牀而走因入池而沒明日涸池得一龜其上有刀迹殺之遂絕隋書先天二年江州獻靈龜六眸腹下有玄文象

卦文唐書

傳記龜三足賁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弇諸果後弇諸獵左倪不靁右倪不若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爾雅甲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大戴禮龜一名玄衣督郵一名元緒古今注龜百歲一尾千歲則十尾六韜靈龜五色似玉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轉運應四時蛇頭龍脰左睛象日右睛象月知存亡吉

凶之變說苑龜三百歳大如錢遊蓮葉上三千歳則青邊有距論衡靈蓍四十九莖下有千歳神龜守之京房易傳龜厭江海陸行不止自令枯槀失其都市焦贑易林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龜者隂蟲之老也逸禮神龜之象上圓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盤法丘山玄文交錯以成列宿五光昭若玄錦文運轉應四時禮統孫權時永康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曰遊不良時為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船

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縶方見烹𦞦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對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出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乃熟獻人仍說龜樹共言權登使伐取煮龜立爛異苑孔愉見人籠龜於路買而放諸溪中龜反顧視愉及封北亭而鑄印龜左顧者三有似昔龜之顧後賢傳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買得白

龜長五寸寳便買取持歸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郕城遭石勒敗毛寳被鎧投江中覺如墮一石上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抵岸回顧而去（續搜神記）

集有緇衣之大夫兮衣玄繡之衣裳乘輜車之岌岌兮駕雲霧而翺翔風雨為之雷奮孑五色赫以焜煌（孫惠賦）

質應離象位定坎居賤彼朵頤貴我靈符浮洛川見緯書洞秘牘通玄虛（李顒賦）

本朝自從九江納錫罷衆漁賤棄秋不登卜人官廢亦

已久果獵誰復知殊稱　搘牀纔堪比凡礫當栗孰肯捐手升糝頭腥臊何足嗜曳尾穢汚適可憎盛溲除聾豈必驗蹈背出險安可憑刳腸以占幸無事卷殼而食病未能如聞翕息可視効往乃有墜岸千層仰窺朝陽俯引氣亦得難老如罔陵諒能學此眞壽類世論妄以類蝨冰　王介甫

鼇

子渤海之中有五山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龍伯

之人一釣而連六鼇列子東海鼇冠蓬萊游滄溟蛭蟻聞而悅之相邀海畔觀鼇群蟻曰彼冠山何異我戴粒逍遥於封壤之巔伏乎窟穴也管子

傳記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飛舞戲滄海之中列仙傳巨鼇以背負山周廻千里玄中記

集鼇戴山抃何以安之楚辭巨鼇贔屭首冠靈山吳都賦積翠浮澹灩始疑負靈鼇柳詩突兀海底鼇首冠三神丘鉤網不能制其來非一秋或者不量力謂茲鼇可求贔屭

牽不動綸絶沉其鈎一鼇既頫頷衆鼇齊掉頭噴風㴲
蜚𥰭鼓浪怒陽侯鯨鯢得其便張口欲吞舟萬里無活
鱗百川多倒流白居易

本朝方壺蓬萊負巨鼇山谷

黿

經季秋取黿禮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
見子公之食指動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
將解黿相視而笑左傳

子大黿作魅行病道士戴炳以越章封沉遍擲潭中良久有大黿浮出乃格殺之而病者愈抱朴子

史靈帝時黄氏之母浴而化為黿初浴時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續漢書

韋丹少在東路嘗至中橋見漁者網得大黿縶之橋柱引頸四顧有求救之意於是以所乘驢易之放黿於水徒步而歸唐史

傳記黿似鼈而大說文黿為河伯使者古今注

齊景公渡河黿銜左驂没之古治子拔劍從斜行五里逆三里至于

砥柱之下左手持黿頭右手挾左驂鷰躍鵠踊而出搜神記

范獻子獵占之曰君子得黿小人遺冠獻子獵而不得遺其豹冠瑒語

集乘白黿兮逐文魚楚辭

鼉

經鼉鼓逢逢詩季秋取鼉禮

史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謡曰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求生守死不去來無成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

被收刮金印龜背一服而死吳志

傳記鼉水蟲從黽單聲說文鼉魚長三尺有四足高尺餘尾如蝘蜓而大方嫁娶必得食之廣志張福行船夜有女子乘小舟就福寢中夜月照乃見一白鼉枕福臂福驚起而鼉去搜神記廣陵王家女病邪名竺僧瑤治之瑤入門便大驚老魅敢干犯人女在内大喚云人殺我夫鬼在側曰吾命盡於今可為痛心於是化為老鼉走出中庭瑤撲殺之許氏志怪

鱉

經 離爲鱉易 炰鱉膾鯉詩 鱉人秋獻鱉蜃周禮

子 東海之鱉莊子 跬步不休跛鱉千里荀子 鄭縣人卜子妻

妻之市買鱉以歸潁水以爲渴因縱而飲之遂失鱉韓子

鱉無耳而目不可以瞥精於明也 援兩鱉而失靈龜淮南子

史崔弘度每期戒僚吏曰無得欺誑後嘗食鱉侍者八

九人弘度一一問之曰鱉美乎皆云鱉美弘度罵曰傭

奴何敢誑我汝初未嘗食鼈安知其美俱杖之隋書

傳記鼈三足能爾雅鼈目白腹下王字者不可食雜俎鼈一

名河伯從事古今注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露睹父為

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

之遂出國語汝南郡中常有鬼怪導從威儀如太守入府

打鼓周行内外後費長房詣郡正值此鬼至府郡門而

不敢前長房厲聲呼便促前來鬼化作老翁叩頭乞得

自改長房曰復汝真形此鬼即成大鼈如車輪頸長一

丈許長房復令還就人形以一札符付之令送與葛陂君鬼持符去至陂邊以頸繞株而死神仙傳昔有人與奴俱得心腹病奴死割腹視之得一白鼈以諸藥內鼈口中終不死後有乘白馬來者馬溺濺鼈縮頭藏脚乃試取馬溺灌之豁然消成水主者頓飲一升遂愈志怪

集方衢鉤以振掉吁駭人而可惡既顛墜於岩岸乃蹣跚而跬步或延首以鶴顧或頓足而鷹距或曳尾于泥中或縮頭于殼裏潘尼賦

螺

經離為蠃易 蠏人祭祀供蠯蠃蚳周禮

傳記海文蠡數種其大者容一升南人以為酒杯廣志馬

輌蠃大者圍九寸長四寸細者圍七寸長三寸南方說 鸚

螺狀如覆杯頭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鸚䳇故以名 吒

螺著海邊樹上見人吒如人聲可食蒼螺江東人以為

梳假猪螺日南有之厴為甲香異物志 謝端少孤得一大

螺置甕中每早至野還見有飲飯湯火端從籬外窺之

見一少女從甕中出燃火便入問之女答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使我為守舍炊煮今無故相伺不宜留此忽有風雨而去搜神記

蚌蜃附

經離為蚌易孟冬雉入大水化為蜃禮

子楚之明月出於蚌蜃墨子明月之珠蜃龍之病而我之利淮南子

史元將仲將不意雙珠近出老蚌魏志太宗謂侍臣曰蜃

性含水待月而水生唐書

傳記蜃小者蜌注云蜌即小蚌爾雅齊趙將伐燕蘇代說趙王曰今者臣來見小蚌方出暴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挾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死鷸漁父得而併擒之今燕趙相攻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趙王乃止戰國策南方林邑有大蚌盈車明珠至寸不以為貴拾遺録

集蚌蛤珠胎與月虧全左思賦

蛤 蛤蜊附

經季秋雀入大水為蛤禮子盧敖俯而視之方卷龜殼而食合梨淮南子傳記東越海蛤汲冢周書仙家之藥有白水靈蛤梁武內傳凡蛤之屬開口聞雷鳴則不復閉南越志有人患足腫疾醫莫能識徐之才視之曰蛤精疾也得之當由乘船入海垂脚入水中之才為剖之得蛤子二大如榆莢三國典畧本朝飲者憐渠有典刑見渠借箸眼偏青　莫遣下鹽

傷正味不曾著蜜若為甜雪楷玉質全身瑩金線氷鈿

半縷纖_{誠齋}

車螯

史廬陵王義真出為南豫州刺史居高祖憂長史劉湛入見煥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一杯酒亦何傷酒既至湛因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_{沈約宋書}

傳記車螯形如蚌蛤而大_{說文}

本朝璀璨殼如玉斑斕點上花含漿不肯吐得火遽已呀（六一集）素脣紫錦背漿味壓蚶菜（梅聖俞）珠宮新沐淨瓊沙石鼎初燃瀹井花紫殼旋開微滴酒玉膚莫熟要鳴牙（誠齋）

蠣

傳記南海謂蠣為蠔甲為牡蠣合澗州圓蠣土人重之語曰得合澗一蠔雖不足豪亦可以高也（南越志）蠔生海島邊如拳石四面漸長有高一二丈者每一房内蠔肉

一片海夷以斧揳取殼燒以烈火蠔即啓房挑取其肉趣市以易酺嶺表錄異

集蠔相粘為山十百各自生韓詩

本朝薄宦遊海鄉雅聞靜康蠔　中厨烈焰炭燎以柴與蒿委質已就烹鍵閉猶遁逃稍稍窺其戶青㦖流玉膏人言噉小魚所得不償勞況此鐵石頑解剝煩錐刀戮力効一割功烈纔牛毛若論攻取難飽食未為饕梅聖俞

蓬山側畔屹蠔山懷玉深藏萬壑閒誠齋

蚶

傳記瓦屋子南中舊呼為蚶子盧鈞尚書作鎮以其殻上有稜如瓦壠故名焉廣人尤重之俗呼為天臠炙嶺表錄異

鱟

傳記鱟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腹中有子如麻子取以作醬尤美吳錄地理志鱟形如熨斗頭似蜣螂南人重之以為鮓廣州記鱟魚其殻瑩淨如青甕盌鏾背眼在背

上口在腹下尾長尺餘三稜如椶莖雌常附雄而行若摘去雄者雌者即自止腹中有子如菉豆嶺表錄異

集釁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韓詩

本朝忽有餅罌至捲將江海來玄霜束軀殼紅霧染珠胎誠齋

蟹

經離為蟹易

蟹則績而蠏有匡禮

子蠏六蜣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所寄托者用心躁也

荀子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異於使蠏捕鼠淮南子山中稱無腸公子者蠏也抱朴子

史解系免官還第及張華裴頠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肜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蠏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耶遂害之晉書

傳記蠏蛝也其雄曰蜋螘其雌曰博帶爾雅蟹二螯兩端傍行孝經援神契蠏漆相合成水博物志水蠏螯殼內皆鹹水自有味廣人取之淡煮吸其鹹汁下酒　膏蠏殼內有

膏如黃酥加以五味和殻煿之　赤母蝌殻內黃赤膏如雞鴨子黃內白以和膏實其殻中淋以五味蒙以細莚爲蝌餌餵　紅殻蝌殷紅色巨者可以裝爲酒杯

虎蝌殻上有虎斑可裝爲酒器嶺表錄異蝌之小者每潮欲來出穴舉螯迎之名招潮子海物異名記　蔡司徒渡江見蟛蜞大喜曰蝌有八足二螯令烹之既食委頓吐下方知非蝌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世說　畢卓嘗曰左手持蝌螯右手執酒杯泊浮酒池

中足了一生矣郭子

集未遊滄海早知名有骨還從肉上生莫道無心畏雷電海龍王處也横行杜牧

紺甲青筐染苔衣島夷初寄北人時離居定有石帆覺失伴惟應海月知族類分明連蹟皓形容好箇似蟛蜞病中無𡨋雙螯處寄與夫君左手持

蝌因霜重金膏液皮日休

本朝仁宗内宴有蝌二十八枚帝曰吾尚未知一枚直幾錢左右對直一千帝不悦曰數戒汝輩無侈靡一下

著為錢二十八千吾不忍也遂不食聞見錄　陶穀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蝤蛑至蟛蚏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謂一蟹不如一蟹掇遺　有蟹無監州見通判類　半殼含黄宜點酒兩螯斫雪勸加餐東坡　相憶樽前把蟹螯　海饌糖蟹肥　霜臍嘗食新　形模雖入婦人笑風味可解壯士顔　怒目横行與虎爭寒沙奔火禍胎成雖為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間五鼎烹山谷　滿腹紅膏肥似髓貯盤青殼大於杯梅聖俞　横行湖海浪

生花糟粕掐邀到酒家酥片滿甆疑作玉金穰鎔腹未成沙誠齋

記纂淵海卷九十九

記纂淵海卷一百　　宋　潘自牧　撰

蟲豸部

蛇

經維虺維蛇女子之祥詩　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　有蛇自泉宮出如先君之數聲姜甍毀泉臺　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左傳　子吾待蛇蚹蜩翼耶莊子　騰蛇遊霧慎子　鴟夷子皮謂田成

子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小蛇謂大蛇曰大蛇行而小蛇隨之必有殺子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為神也乃相負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韓子越人得蚺蛇以為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 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淮南子

史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出於鄜衍於是作鄜畤史記高祖夜行澤中大蛇當道拔劍斬之後人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

赤帝子斬之漢書杜預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　樂廣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蒙賜酒見杯中有蛇既飲而疾時廳事壁上有角漆弓畫作蛇廣意杯中蛇即角弓影也復置酒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否答曰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頓愈晉書劉秀之十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焉沈約宋書翟讓初見李密衣在格上密腰帶

化為赤蛇讓心異之竟為寇所殺隋書元和中五坊小使每羣聚於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留蛇一篋誡之曰吾以此蛇致供奉鳥雀可善飼之主人賂而謝之方肯攜去唐書周太祖嘗寢柴后見五色小蛇入鼻間心異之知其必貴敬奉愈厚五代史

傳記螣螣蛇王蛇爾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身則首尾俱至孫子兵法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請

各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先成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一人後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戰國策

巴蛇吞象三歲而出角君子服之已心腹之疾山海經

晉文公出田前有大蛇其高如隄其御請攻之文公曰不可我有失行而天惑我以妖我若攻之是逆天令也乃歸齋宿而請於廟退而修政居三日夢天誅蛇曰爾何敢當聖君之路文公覺令人視之蛇已魚爛矣賈誼書

隋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之

其後蛇銜珠以報之搜神記　晉吳興太守袁玄瑛嘗之官請郭璞筮吉凶璞曰至官當有赤蛇為妖不可殺之後到府果有赤蛇在銅虎符首上蟠家人撾殺之其後玄瑛為徐馥所害廣五行記　兩頭蛇嶺外多一頭有口眼一頭似頭而無口眼昔孫叔敖見之不祥乃殺而瘞之南人見之為常其禍安在嶺表録異

集蝮蛇蓁蓁封狐千里　靈蛇吞象厥大何如楚辭　獨不見翠蛇絳螭之將登天乎必聳身於蒼梧之艄階浮雲

翼疾風而上揚雄嘉茲蛇靈斷而能續飛不須翼行不假足傳玄蚺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駮犖其文錦章食灰吞鹿腴成養創賓享嘉宴是豆是觴楊氏異物志讚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踠攣瘻癘去死肌殺三蟲柳文吾悲夫天形汝軀絕翼去足無以相扶曲膂屈脅惟行之紆目兼蜂蠆色混泥塗其頭蹙恧其腹次且褰鼻鉤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銜毒而趨志蘄害物陰蠹潛狙

草搖風動百毒齊起首卷脊努吐舌搖尾不足其凶若病乎已宥蝮蛇文

本朝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修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　況欲繫其尾雖勤如奈何東坡

蠹

經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周禮仲夏之月螻蟈鳴禮

子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　子獨不聞埳井

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埳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莊子越王勾踐欲伐吳出見鬬鼃乃軾從者曰王何敬也曰以其勇氣故也其後國人輕命死戰韓子蝦蟇蛙黽且夜恒鳴口乾舌擗然布不聽管子

史元鼎五年秋蛙與蝦蟇俱鬭漢書馬援為隗囂使公孫述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後漢書有蛙鳴于華林園惠帝問曰為官乎為私乎賈胤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晉書沈僧照別名法朗少事文師道士梁武陵王紀為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照呪厭便息日晚王欲其復鳴僧照曰王歡已闌令女恣鳴即便喧聒齊書丘傑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忽夢見母曰汝噉生菜

遇蝦蟇毒靈床前有三九藥可取服之傑驚起得藥服之下蝌蚪子數升南史

傳記蟼蟇蝌蚪活東爾雅蝌蚪蝦蟇子也一名玄針一名玄魚古今注燕太子與荊軻之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磚投蛙太子令人奉槃金燕丹子懷州擬貞觀東廊下柱有蝦蟇聲後因柱朽壞斫之得一蝦蟇其柱又無孔隙廣五行記

集蝦蟇雖水居水特變形貌强號為蛙蛤於實無所校雖然兩股長其奔脊皴皰跳擲雖云高意不離濘淖鳴

聲相呼和無理祇取鬧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端能敗笙磬仍工亂學校雖蒙句踐禮竟不聞報效大戰元鼃年孰強孰敗橈居然當鼎味豈不辱釣罩韓文蠢蠢水族中無用者蝦蟇形穢肌肉腥出沒于泥沙六月七月交時雨正滂沱蝦蟇得其志快樂無以加地既蓄其生使之族類多天又與其聲得以相喧譁豈惟西池上汙君清泠波何獨瑤琴前亂君鹿鳴歌白居易

本朝悍目知誰瞋皤腹空自脹慎勿困蜈蚣饑蛇不許

放東坡越國車前矜勇甚子陽井底太驕生乘時不羡雲溟樂口作儀同鼓吹聲宋子經坎井我自足跳梁而持頤鼃笑色無愠鶂化理莫推　月下聲喧青草岸雨餘響徹緑荷洲　雖蒙黄金擲荆卿空爾為或以白玉琢形模妙工倕咄爾百醜質詎辱五鼎脂浪號土底鴨雄誇水中雞何足汙帝筋但可充蛇餼洪駒父

蟋蟀

經蟋蟀刺晉昭公也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詩季夏蟋蟀居壁禮

史蟋蟀俟秋唫漢書秋風厲而蟋蟀吟蓋氣使之然也後漢

書

傳記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

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促織督促之言

也里語曰趣織鳴懶婦驚詩義疏蟋蟀之蟲隨陰迎陽居

壁向外趣婦女織績女工之象易通系卦立秋蜻蛚鳴白露

下蜻蛚上堂易通卦驗朽葦為蛬搜神記蟋蟀集天子無遠兵

春秋潛譚巴莎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促織謂鳴聲如急織也絡緯謂其聲如紡績也促織一曰促機絡緯一名紡緯古今注

集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楚辭何玆蟲之資生亦靈智之攸授享神氣之幺眇體形容之微陋厲清響於長宵激悲聲以迄曙虞諶賦開秋肇涼氣蟋蟀鳴牀帷阮籍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夜相親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悲絲與急管感激異天真

杜詩

本朝是固夫霜凄露感而恤緯征人之裳者歟身勤心苦而提耳女工之荒者歟晝閒宵喧自基而徂堂者歟多言强聒身隱而聲彰者歟若悲若怨若憤若歎而吟嘯秋夕之清長者歟　一聲能遣一人愁終夕聲聲曉未休不觧繅絲替人織强來出口促衣裘誠齋賦

蟻

經饋食之豆蚳醢注云蚳蟻子也周禮蛾子時術之禮

子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羶也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莊子 桓公伐孤竹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有水乃掘遂得水

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而潰 以骨去蟻蟻愈多韓子

蟻有兼弱之智抱朴子

傳記蚍蜉大螘小者螘蠪虰螘螱飛螘其子蚳爾雅 蟻封戶穴大雨將集焦贑易林 朱蟻其狀如蟻在崑崙之墟山海經

飛蟻有木蟻古曰玄駒者也廣志 蚍蜉齊魯之間謂蚼蠓

西南梁益之間謂之玄駒燕謂之蛾蛘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封方言殷仲堪父病虚悸聞牀下蟻動云是牛鬬世說桓譙太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槊緣機登竈或有切肉輒以槊刺取徑入穴道士朱應子令以沸湯澆所入處掘之有斛許大蟻死窟中譙後以門釁同滅異苑淳于棼夢入蟻穴見木部槐類交廣溪洞間酋長多收蟻卵鹵以為醬非官客親友不可得也嶺表録異集南方豈螘若象楚辭節殷人之喪輿在四隅而交結濟

齊桓之窮師由山東之高垤感萌陽以潛步知將雨而封穴伊斯蟲之愚昧乃先識而似哲郭璞嘗濟齊師之乏亦聞嬀德之羶覩封穴而知雨驗寸壤而得泉出以時而不息故學者得而稱焉戴粒而遊若巨鼇之冠神岳繞磨而行若日月之麗清天李德裕

本朝哲宗在宮中漱水必避螻蟻聖政大宋編竹渡蟻見狀元及第類

偶爾相逢試問途不知何事數遷居微軀所餧能多少一獵歸來滿後車

一騎初乘隻又雙全軍突出

陣成行策勛急報千夫長渡水還爭一葦航誠齋

蜘蛛

經蠨蛸在户詩

子晉公子重耳奔齊見蜘蛛布網曳蠅執豸而食之謂舅犯曰此蟲也智之薄者矣人之有智而不能廓垂天之綸布絡地之網以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也舅犯曰君將行之則有邦有嗣矣管子太昊師蜘蛛而結網抱朴子

史葛原取燕卵蜂巢蜘蛛著器中使管輅射覆輅曰第三物觳觫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魏志）

傳記蠨蛸一名長脚荊州河内謂之喜子云此蟲來著人當有親客至（詩義疏）

蜘蛛作網以司行旅

蜘蛛南北巡行罔罟（焦易）

湯出見羅者命解其三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人學結欲左者左欲右者右吾取其犯命者（帝王世紀）

龔舍初隨楚王朝宿未央宮見赤蜘蛛四面縈羅網有蟲觸之而死者舍乃歎曰仕宦者人之網羅也

於是掛冠而退時人謂舍為蜘蛛之隱金樓子觀夫蜘蛛之絲以網飛蟲也人之用詐安過之論衡集獨高懸以浮處遂設網於四隅南連大廡北接華堂左憑廣廈右依高廊吐絲屬緒目引結網纖羅絡漠綺錯交張雲舉霧綴以待無方成公綏伊蜘蛛之為蟲繼微性乎天壤稟妙造於化靈忽無擬而無想吐自然之纖緒先皇羲而結網憑輕羅以隱顯應大明之幽朗張映望日張網羅遮天亦何別倘居要地門害物可堪說網成

雖福已網敗還禍爾蘇極物之小者近網而斃物之大者兼網而逝網也者繩其小而不繩其大吾不知爾身之危兮腹之餒兮吁羅隱

本朝日結一尺網知吐幾尺絲百蟲為爾食九腹尚若饑梅聖俞

靜看簷蛛結網低無端妨礙小蟲飛蜻蜓倒掛蜂兒窘催喚山童為解圍范至能

網羅滿腹輸渠巧也只蠅蚊命屬渠

網羅最密是蛛絲却被秋蚊採得知粘著便飛來不再蛛絲也解有疎時誠齋

織絲來往疾如梭

長愛騰空作網羅害物身心雖甚小謾天網紀亦無多 翟嗣宗

蚯蚓

經孟夏蚯蚓出仲冬蚯蚓結 禮

子上食槁壤下飲黄泉 孟子 蚯蚓見軍中尤多者軍罷又宜備反叛 抱朴子

傳記蚯蚓一名蛩蟺一名曲蟺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為歌女或謂鳴砌 古今注 螾無爪牙之利筋脉之强上食

睎土下飲黃泉者用心一也（大戴禮）黃帝時螾大如虹（帝王世紀）陳後主時隋軍至江蚯蚓盡出森然如值箭陳氏水鄉蚯蚓土蟲象陳氏自稱土德盡出明傾其窟穴以曲歸直是歲隋平陳　大業中河南有婦人養姑不孝姑兩目暗婦切蚯蚓為羹以食之未幾雷震其婦俄而從空落身如故而易頭為白狗頭（廣五行記）

集蚯蚓土精無心之蟲交不以分婬於阜螽觸而感物無乃常雄（郭璞）

蚯蚓上深堂（杜詩）

本朝蚓食土而飲泉其為生也簡而易足然仰其穴而鳴若號若呼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耶抑其求易足而自鳴其樂耶其生陋而自悲其不幸耶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耶豈其時至氣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已致耶何其聒然而不止耶吾於是乎有感六一集

蝶

子昔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歟蝴蝶之夢為周

歟莊子 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蝴蝶列子
史魏收在洛京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北齊書
傳記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人號為撻末色白
背青者是也其大有如蝙蝠者或黑色或赤斑名曰鳳
子一名鳳車一曰鬼車古今注 唐穆宗禁中花開夜有蝴
蝶數萬集花間宮人以羅巾撲之無獲者上令張網空
中得數百遲明視之皆庫中金玉錢杜陽雜編 嘗有人浮南
海泊於孤嶼忽有物如蒲帆飛過海將到舟競以物擊

之盡破碎墜地視之乃蛺蝶也海人去其翅足秤之得肉八十斤噉之極肥美（異物志）鶴子草蔓上春生雙蟲越女收於粧奩中摘其葉飼之蛻為蝶赤黄色婦女收而帶之謂之媚蝶（嶺表録異）

集野畦連蛺蝶　沙晚低風蝶　風輕粉蝶喜　穿花蝴蝶深深見　留連戲蝶時時舞　娟娟戲蝶過閑幔（杜詩）揚揚弄芳蝶（韓文）尋艷復穿香似閒還似忙暖煙沉蕙徑微雨宿花房書幌輕隨夢歌樓誤採粧王孫深屬意

繡入舞衣裳（鄭谷）飛來繡戶陰穿過畫樓深重傳秦臺粉輕塗漢殿金相憐惟柳絮所得是花心可要凌孤客邀爲子夜吟（李嶠）

本朝蝴蝶雙飛得意偶然畢命網羅羣蟻爭收墜翼策勲歸去南柯（山谷）翅輕於粉薄於繒長被花牽不自勝若信莊周尚非夢豈能投死爲韓憑（王介甫）蝴蝶新生未解飛鬚拳粉濕睡花枝夜來借得風光力不記如癡似醉時（誠齋）

蠭

經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詩　蜂蠆有毒而况國乎左傳

子奔蜂不能化藿蠋莊子　蜂房不容鵠卵　蜂蠆螫指而

神不能怡淮南子　蜂有攻寡之義抱朴子

史豫章嚴豐為郡主簿太守賈萌舉兵欲誅王莽有飛蜂附萌車衡豐諫以為不祥之徵萌不從果見殺謝承　陶侃表表譙為高凉太守有蜜蜂蔽日而下譙船上會得留郡文書賊欲乘虛攻郡譙欲速赴卒遇大風飛沙不

得復還浦遂沒海中　鄧湛對武帝曰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王隱

傳記蜂燕趙之間謂之蠓螉或謂之蚴蛻其大有蜜謂之壺蜂方言　蜂蠆垂芒孝經援神契　細腰無雌蜂類也取桑蠶或阜螽子抱而成已子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博物志

尹吉甫子伯奇後母取蜂去毒繫於衣上伯奇前欲去之母便大呼曰伯奇牽我吉甫見疑伯奇自死列女傳　葛仙翁與客對食吐口中飯盡成飛蜂滿屋皆不螫人良

久仙翁張口蜂還飛入口中成飯別傳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入浮圖剽掠財寶忽有蜜蜂從衣簏出噬螫羣賊身首腫痛先諸所掠皆棄而走蜂飛邀逐噬擊彌絡賊遂惶懼從便道而去宣驗記雖無官職一日兩衙見射覆類集玄蜂若壺楚辭仰蝶粘落絮　花蘂上蜂鬚　花暖蜜蜂喧　花底山蜂遠趂人　蜜蜂為主各磨牙咬盡村中萬木花　遊蜂多思正結營韓文

本朝空中蜂隊如車輪中有王子蜂中尊分房減口未有處野老解與蜂語言前人傳蜜延客住後人秉艾催客奔布囊包裹閙如市全入竹屋新且完小牕出入旋知路幽圃首夏花正繁相逢處處命儔侶共入新宅長子孫　蜂王舉家千萬口黃蠟為糧蜜為酒口銜澗水拾花鬚沮洳滿房何不有蘇子由　蜜蜂不食人間倉玉露為酒花為糧作蜜不忙採花忙蜜成猶帶百花香蜜成萬蜂不敢嘗要輸蜜國供蜂王蜂王未及享人已割蜜

房誠齋

蟬

經五月鳴蜩　鳴蜩嘒嘒詩　仲夏蟬始鳴季秋寒蟬鳴

范則冠而蟬有緌禮

子仲尼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莊子　曜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荀子　蟬無口而鳴　蟬飲而飲食三十日而蛻淮南子

史朱异除中書郎始拜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

蟬珥之兆梁書後周宣帝汰侈嘗自帶綬及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武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

傳記鳴蜩蟬也宋衛謂之螗蜩陳鄭云蜋海岱之間謂之蟬詩疏義姤上九候蟬始鳴不鳴國多妖言易通卦驗牛亨問董仲舒曰蟬爲齊女何答曰昔齊王后怨王而死屍變爲蟬登庭樹嘒唳而鳴王悔之故曰齊女古今注

集蟬寂漠而無聲楚辭吸清露於丹園抗喬枝而理翮曹大

家飲露非表清輕身易知足褚雲蘭棲朝咽露樹隱暝吟雲方干

本朝引清風以長嘯抱纖柯而永歎嘒嘒非管泠泠若弦裂方號而復咽凄欲斷而還連吐孤韻以難律含五音之自然豈非因物造形能變化者耶出自糞壤慕清虛者耶凌風高飛知所止者耶嘉木茂樹喜清陰者耶呼吸風露能尸解者耶六一集

蛻形污濁中羽翼便翾好秋來間何闊已抱寒莖槁東坡

一殼空空紙樣輕風前却

有許多聲吽來吽去渾無事吽到詩人白髮生　說露談風有典章詠秋吟夏入宮商蟬聲無一些煩惱自是愁人枉斷腸誠齋

螢

經熠燿宵行詩　季夏腐草為螢禮

史張讓段珪刼少帝及陳留王協走小平津帝與王夜步逐螢火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同乘還宮後漢書　煬帝幸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之光徧岩

谷隋書

傳記螢文即炤爾雅螢一名耀夜一名景火一名熠熠一名燐一名丹良一名夜先一名宵燭腐草為之食蚊蚋古今注丹鳥羞白鳥丹鳥謂丹良也白鳥謂蚊蚋也大戴禮

車胤好學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以練囊盛數十螢火夜以繼日焉續晉陽秋務成子螢火丸方武威太守劉子南合而佩之永平中為虜所圍矢下如雨終不能中傷虜以為神人乃解圍去神仙感應篇

集不以姿質之鄙薄兮欲增輝乎泰清雖無補於日月兮期自照於陋形當朝陽而戢景兮必宵昧而是征進不競於天光兮退在晦而能明（傅咸）

著人疑不熱集草訝無煙到來燈下暗翻在雨中燃（梁元帝）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杜詩）

本朝夜深風露滿中庭時見孤螢自開闔

熠燿亦求偶高屋飛相追定知無幾見迫此清霜期（東坡）

却馬已錄

仙人方映書曾登君子堂不畏月明見陋質但畏風雨雞為先陳後山去熠熠孤光動翩翩渡水來非

蠅

經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搆我二人詩

子以魚毆蠅蠅愈至符子或問蒼蠅紅紫揚子注云蒼蠅間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朱也

史成帝建始元年青蠅萬數集未央宮朝者坐　昌邑王賀夢青蠅積西階可五六石以問龔遂遂曰讒人衆多宜皆放逐之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也漢書　昭明太子食中頻得蠅蟲之類密置柈邊恐厨人獲罪梁書　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北史　蠅集爪上唐書　傳記蠅宋齊謂之羊陳楚之間謂之蠅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蠅方言　光武與隗囂書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托驥之尾得以絶羣東觀記　王思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

去復來思怒取筆擲地踏壞之魏畧苻堅蒼蠅報赦見赦恩類

虞翻放棄南方自恨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

弔客別傳何晏夢青蠅數十來自鼻上揮之不肯去明年

晏伏誅廣五行記牛僧孺青蠅賀及第見及第類

集青蠅嗜肉汁而忘溺死衆人貪世利而陷罪禍班固

本朝鬬頻萬萬朋飛甍甍竊羶而蠧芳莚預登當是之

際無不憎我疑奸人之魂佞人之魄堙鬱不散托蠅寄

跡不然者何以變白為黑變黑為白所以恣其點染所

以遂其讒慝 張乖崖 爾形至眇爾欲易盈杯盂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抄忽過則難勝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逐氣尋香無所不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 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眶目欲瞑而復警臂已掉而猶攘 或醉醇醪因之没溺或投熱羹遂喪其䰟尤忌赤頭號為景跡一有霑汚人皆不食 歐陽公

蟁

子江浦之間生麽蟲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

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列子蚊蝨噆膚則通宵不寐矣

猶鑿海涉河而使蚊負山也莊子蝨蚉噆膚而性不能平

淮南子

史中山靖王曰臣聞衆喣漂山聚蚊成雷漢書趙炳有道

術章安令殺之人為立祠至今蚊蚋不能入也後漢書江

東有吐蚊鳥夏夜吐蚊於蘆荻中唐史

傳記秦謂之蚋楚謂之蚊說文丹鳥羞白鳥大戴禮齊桓公

謂仲父曰一物失所寡人猶為之於邑白鳥營飢而求

飽寡人因之開翠紗之帷進蚊子焉其蚊有知禮者不食公之肉而退其蚊有知足者噍公之肉而退其蚊有不知足者遂長嘘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腹腸為之破潰公曰嗟夫民生亦猶是矣金樓子

吳猛小兒時在父母邊臥夏時多蚊蚋而終不搖扇恐蚊蚋去已而及父母搜神記

東方朔覆射蚊子見射覆類

集雖得一餉樂猶如聚飛蚊韓文

五月中夜息飢蚊尚營營但將膏血求豈覺性命輕顧已寧自愧飲人以偷生

願為天下幮一使夜景清沉沉夏夜空堂開飛蚊伺孟郊

暗聲如雷嘈然倏起初駭聽殷殷若自南山來喧騰鼓

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聰者惑露花滴瀝月上天利觜迎

人看不得我軀七尺爾如芒我孤爾衆能我傷天生有

時不可遏為爾設幄潛匡牀清商一來秋日曉羞爾微

形飼丹鳥劉夢得

本朝薰簷苦煙爐燎壁疲照燭　翾翾伺昏黑稍稍出

壁屋填牕來若翳聚隙多可擲叢身疑陷圍聒耳如遭

哭猛攘欲張拳暗中甚飛鏃手足不自救其能營脊腹

一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求旦暮休更問前程六一集

范文正

蝨

子紀昌學射於飛衛以氂懸蝨於牖南面而望之二年之後如車輪焉乃以燕角之弧孤蓬之簳射之貫蝨之心而懸不絕列子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蹏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

之一旦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莊子三蝨食彘相與訟一蝨過之曰奚訟三蝨曰爭肥饒者一蝨曰若爾不患臘之將至而烹之也乃相與聚其目而食之彘瘦人乃不殺韓子湯沐既具蟣蝨相弔淮南子夫蝨生於我我非蝨之父母蝨非我之子孫也抱朴子

史獨不見羣蝨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行不敢離縫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

之處域內何異乎蝨之處褌中乎晉書江泌性行仁義衣敝蝨多綿裹置壁上恐蝨飢死乃置衣中終身無復蝨齊書

傳記蝨齧人蟲也蟣蝨子也說文馬援擊尋陽山賊上書曰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剃之蕩蕩然蟣蝨無所復依上悅因出小黃門頭有蝨者皆剃之東觀王記

猛被縕袍而詣桓溫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傍若無人續陰陽秋

趙仲讓為梁冀從事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褱裘捕

蝨裏成君使推問之冀笑曰此我從事絕清高士也風俗通

集危坐一時痺不得搔性復多蝨爬搔無已而當裹以車服揖拜上官不可堪也嵇康

本朝咀嚼侵膚未云已爬搔剌骨終無奈時時對客輒自捫十百所除纔幾箇皮毛得氣强復活爪甲流丹身暫破未能湯沐取一空且以火攻令少挫踞鑪熾炭已不暇對竈張衣誠未過飄零乍若蛾赴燈驚擾端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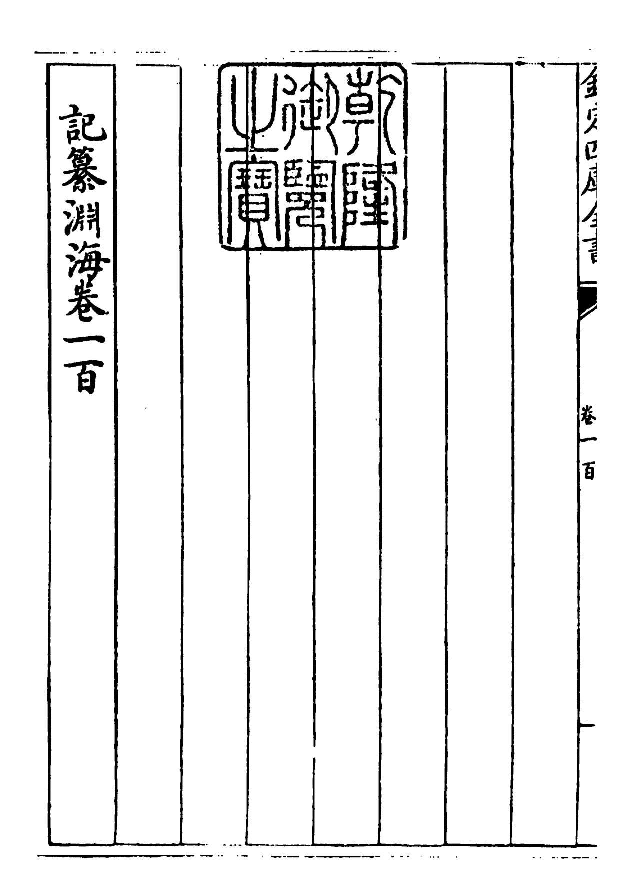
蟻旋磨王介甫

蚕

子韓昭侯搔而痒亡一蚕求之甚急左右因取其蚕蝨而殺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不誠也韓子釋大道任小技無異使蟾蜍捕蚕淮南子

傳記蚕齧人蟲也說文

集丹鴻可殺蚕也趙一解擯賦得蚕者莫不磨之齒牙為害身也曹植



記纂淵海卷一百